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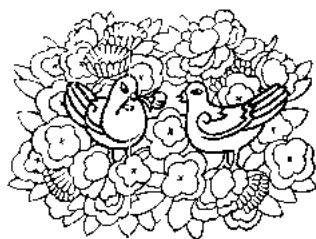


海上侦察

蔡再生 著

海上偵察

蔡再生著



江蘇文藝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集包括四个短篇小说。“海上侦察”叙述海軍某部侦察艇不但胜利完成了侦察任务；还缴获敌船得到了重要的情报。“一个失踪的水兵”是写海軍战士张国宝在一江山島战斗中不幸离开了部队，但他克服种种困难，巧妙地伪装自己，顽强地对敌作战，终于順利归队的故事，“渔汛风暴”是写我人民海軍如何关怀漁民生产，勇英抢救遇难漁民的经过。“护航海上”生动地描写了海軍某部艇队在一次困难的远洋护航战斗中，如何英勇阻击敌人，保护运输船队順利通过敌人海上封锁区的故事。

海 上 偵 察

蔡 孖 生 著

江苏新华书店出版 南京新华书店印刷

江苏新华书店出版

南京明瓦路十一号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16 字数 51,000

一九五八年七月第 一版 一九五八年七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目 录

护航海上.....	(1)
渔汛风暴.....	(38)
海上侦察.....	(56)
一个失踪的水兵.....	(72)

护 航 海 上

一

海軍第一艇分队分队长陈志坚，从海軍基地司令部接受紧急护航任务回来后，立即命令分队各艇連夜补足彈藥，灌滿淡水，傾好給养等等。水兵們一听到战斗任务，就兴奋得蹦了起来，連桌上刚摆好的晚飯，也叫炊事員同志重新端了回去。

其实，富有战斗經驗的老水兵們，一看到港里突然來了七艘滿載貨物的远洋运输船，就已經敏感到这次护航任务的規模和艰巨性了，要不分队长繃紧着脸，尽在那里思索什么呢！

分队长陈志坚的心情，真給水兵們料到了。他到运输船队联络后，才知道这七艘运输船是祖国新建造的，而且放洋不久，有的还是刚下水的处女船哩！在目前这几艘船算得上国家第一流的大型远洋商船；上面装的全是准备装运到亚非中立国家去的貴重物資。根据两国簽訂的条約，必須在最近出口交貨，怪不得海軍基地司令員在交待任务时，特別指出說：“这是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护航任务，而运输船队通过敌人的南磯列島时，敌人势必不惜一切手段，要来封鎖、破坏的。基地考虑到你对这条航綫比較熟悉，同时你們分队是有过护航經

驗的，所以決定派你这个分队担任这次护航。面前的任务是复杂、艰巨的。因此，我們海軍在这次护航战斗中，是准备流血的！但是運輸船不能有所损伤！你现在所要考虑的是如何組織这个护航战斗部署，因为这条航綫是控制在敌人手里，也就是說“主动权”是在敌人那边，可是在我們指揮員脑子里，是不是可以創造出一把鑰匙，扭开敌人的这个“主动权”呢？这就需要指揮員去化番脑子了。最后，我还必須提醒你，你是有四条艇，不是一条艇。至于時間是很紧迫的，無論如何要在今晚十二点鐘以前，作好起航准备，並且把你的护航战斗部署用电报告我。有困难嗎？”

“沒有。”陈志坚以軍人的姿态，堅定地回答。

可是，现在当他真的挑起了这付担子，他就不得不严重地考虑事实，分析和謀虑对策了。

是的，分队的每一艘炮艇，确曾护航过象“民主三号”等那么大的海洋客輪，不过那是五一年以前的事，而且又是从上海到宁波的内海航綫上护航，海区的控制权基本上控制在我們的手里。如果說分队在最近大漁汛期，也确实曾經把福建省的一千多条漁船接送过来了，但这些总究是木質小漁船，只要在夜間靠近大陆海岸走，一忽溜也就可以通过了，万一敌人发觉，小船可以馬上往海灘上一攔，艇队尽管大胆放心地同敌舰交战。现在，却完全是另外一会事，艇队必須被死板地，牢牢地拴住这支噸位庞大，运动呆板的運輸船队身上，况且又是浩浩蕩蕩，象敲鑼打鼓似的从敌人的鼻子下面經過。敌人可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敌人在拔海二百公尺的島峯上，起碼有

一架二十五倍以上的观察鏡，監視着远近海面。根据战斗通报，敌人在这南磯列島海面，通常保持着一部分机动的舰艇力量，和一些专门从事趁势搶劫的杂牌貨武装船。記得两个月前，曾經有两艘商船經過南磯列島海面，結果遭到敌舰的袭击，商船損失很惨重。所以令人最伤脑筋的就是敌人的舰艇力量全部掩藏在南磯列島的背后，敌人可以选择它最有利的时机，在你看不到想不到，也无法考虑週到的时光，突然地向你攻击。就算艇队可以反击敌舰的突然袭击，勉強顧全自己，但也无法顧全这支分散的、庞大的运输船队。显然，随你怎样思謀，胜利的基本条件——“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敌人的手掌心里。

夜幕渐渐地从空中降下，蒙盖着海港，寒冷的海风吹拂着从海面升起的薄霧，霧越集越多，越集越密，开始，它伴随着海风向大陆岸移动，一碰到物体它就凝住不动了，于是島屿、海岸，树林都好象围着一层柔軟的白色細紗，只能隱約地露出一些物体的頂端。但是这些景物的变动却那么嫻靜，无声无息，用仪器也測量不出她的动作。唯有那永远不知疲倦的海流，“唧唧索索”地撞击着艇首的龙骨，这也許是由于她的不小心的緣故。

陷落在烏云中的月亮，拚命地往外掙扎，突然她那圓滑的身子掙脫了黑云的魔爪，向深兰色的空間奔去，一面怒放着她那銀色的光华，海面上頓時泛起一陣寶石似的靜光，这光平靜得象一面鏡子，清彻地倒影着正在安靜甜睡的島峯，港里的粗矮的漁桅，象西子湖中的三潭影月。海港的夜呵！分外幽靜，

那么迷人，仿佛在她的心底里默默地唱着一支海港小夜曲。

顷刻，黑云的魔爪，又抓住了嫩弱的月娥。一切幻妙的诗境，刹时间被破灭了。

陈志坚看了看手上的夜光表，时间已近深夜，水兵们因为明天将有一场暴风雨般的战斗，所以规定提早入睡。唯有他无法安心入睡，一直在谋划着如何组织这个护航战斗部署。他默默地从“一〇一”号分队指挥艇的前甲板踱到后甲板，从后甲板踱到前甲板。他抬起了头，透过海面升起的夜雾，看到输送船队的那庞大的怪物似的轮廓和桅杆上闪亮的锚灯，虽然这些闪亮的锚灯已经给雾幕过滤得那样淡漠惨白，可是它老是扰乱着他的思路。他避开了那惨白的灯火，静静地坐在又硬又冷的铁系柱上面，凝视着失去了光华的黑黢黢的海面……。

主动权！他深深地为这个问题苦思着。

主动权在军事上简单地讲，可以解释为谁掌握谁。谁掌握了主动权，谁就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当然，绝对的主动权也正与每个坚固的阵地有它弱的一面是一样的。战斗的辩证法也就在这里，问题是只要寻找出解决办法的途径和钥匙，那末主动权也就不是绝对的了。这种军事上的辩证法，不论在陆上；在海洋上；在天空都是行得通的。但是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下，即敌人的岛屿矗立在海洋的中间，而庞大的运输船队只能在双龙岛过来的这一段航程上，才能作隐蔽的航行，一出双龙岛，船队和艇队的数量，航行的队形，一切都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敌人也就自然地成了主动权的掌握者，而使你失去

灵活运动的灵魂，同时也无法組織力量搶佔有利地位。难道还有特殊的辯証法嗎？特殊的鑰匙嗎？

“有。——創造！一个海上的指揮員应该随时随地；作出多种多样的；勇敢与机智相結合的战斗艺术！……”他仿佛又听到了司令員的声音，于是他极力摆脱那种象蜘蛛网似的，旧的重复的走不通的思路，想打开一条嶄新的思路。

……忽然，在他面前的海面跃起一条鎂光似的火星，接着，海面上翻騰起一羣羣銀光，銀光順着潮流向后散去，变成了一点点細小的銀星——調皮的夜光魚把他刚集中的思路又搞散了。于是，他无可奈何地只好重新回到了航海室。

陈志坚重新对着海图，象开头那样想从海图上寻找出什么祕密似地出神。

鋪在他面前的是一张从十万分之一的大海图上再放大五十倍的敌佔南磯列島地形分布图。这是一张絕密的軍事海图，从图上可以看到标着許多鉄錨形的可供敌舰停泊的錨地；在标着拔海二百公尺的島峯上画着几个問号，表示尚未弄清的炮火陣地。山腰中間划着“×”的鉄絲网。在南磯列島中的本島的周围，散布着大小不一的島屿。总之这些不规则的島屿，集中在一起形成了无数条优良的四通八达的海港和暗峡。敌人的軍舰就是利用夜間，来避开我們沿海的观察站的監視，把軍舰秘密地开进暗峡，天一亮它就象一条条毒蛇似地躲藏在阴暗的草丛里，伸长着两根触角，只要誰敢惊动了它或者敢碰一碰它的尾巴，它就猛然窜出，盘住你的腿纏住你的喉龙，从你最弱最致命的地方咬死你。陈志坚的心，现在就好像被这

条毒蛇盘住咬住了似的，隱隱地作痛。他已經睏惑得无法再謀慮下去了。

掛在艙壁上的航海鐘“滴嗒滴嗒”地只顧自己走着。陈志堅抬起头看了看時間，快十一点了。再过一小时，就要同基地联系了。难道就这样算了；明天随同運輸船队一起开航，到了南磯列島就同敌人硬拚，反正是准备流血！可是不行呀！同志，你艇队能同敌人硬拚，可是国家交給你的運輸船队呢？你能保証它能毫无損失嗎？于是，他又集中腦力，強迫自己繼續思謀，寻找这把創造性的鑰匙。

“哼，傻瓜。光看它干什么？”当他一触到敌佔南磯列島地形分布图，鼻子里发出了陣冷笑。

是的，这张單調无味的圖紙，他已經早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敌島的地形地势，鎢地情况，防禦分布以及經常发下来的許多敌情通报等等。但所有这一大堆文字資料，现在又能帮助他解决些什么实际問題呢？相反只有加重自己精神上的威胁。陈志堅煩悶地把这张敌島分布图討厭地推到了—旁。

现在，鋪在他面前的是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大海軍航海图。航海地图真象一个患了天花的麻臉，密密麻麻，点点曲曲，这些蚂蚁爬似的東西涂滿了整张圖紙。当陈志堅低下头仔細地看它时，这些密密麻麻的黑点都变成了数字和箭形的記号。这些毫无規律，杂乱无章的黑点，在一般的航海人員看来都是与他不利的危險分子，但是在一个作为海上斗争的指揮員来看，这些黑点並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特別是现在在陈志堅眼里看来，却是一张神祕莫測的，能将他全付身心和每一條經脈都

牢牢系在一起的魔鬼似的東西，它能使人的情緒深陷在忧虑、困惑、煩燥和失望之中，又能使人神經興奮，激動。他自己也不知道現在他是什麼樣的一種情緒。他手里的那枝削尖的紅鉛筆象一枝利劍，象一個古代武俠同他的仇敵斗劍似的，瞅准了他敵手的萬分難得的破綻，直戳進敵人頭部下面的心胸那樣，在敵島鼻子對面的一羣黑點中間戳去。當他把紅鉛筆放回桌上時，他的兩眼立即充滿了狂喜，“對！祕密就是在这里。”他深深地鬆了一口氣。啊！敵人終於把主動權讓了出來。

二

報務員頭上套着上等的柔軟橡膠做成的耳機，從耳機里傳出來清徹的；有時短促、有時拉長了的“滴滴達——達滴滴”的电波聲。報務員沉靜地全神貫注地把耳神經觸到的電波記號，迅速流利地用硬鉛筆寫在電報稿紙上，電報稿紙在鉛筆尖的重壓下發出沙沙的響聲。

陳志堅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五分鐘後，電報完全譯出來了：

“同意你的护航計劃——採取伏击手段。

海軍基地司令員”

半小時後，基地司令部又轉來了觀察站的敵情通報，說台灣方面又增調來二艘“太字”號軍艦，敵艦在下午八點四十二分開始向南磯列島方向行駛，後因視界不明未能監視住。敵艦是否駛進南磯列島停泊或是利用海平綫作掩護活動，企圖

尚不夠明白，希护航艇队密切注意，提高警惕。

情况是紧张而复杂的，但是这些情况已经改变不了陈志坚的护航决心。当航海钟上的长短针同时停留在十二点上面时，陈志坚便命令各艇值更员发出警报——准备起航！

陈志坚决定留下“一〇四”号艇随运输船队同时起航，在按照预定的时间内与运输船队一起通过敌区。“一〇二”号“一〇三”号艇随“一〇一”指挥艇立即驶往南礁列岛附近埋伏。

艇队悄悄地离开了乌黑的海港，驶出了窄长的海湾，向着阔而神秘的方向驶去。

根据艇队的航速和航行的时间，陈志坚估计现在快接近目的地——敌南礁列岛对面的菜花歧岛屿了。

“你发现了没有？”陈志坚问。

“还没有。”讯号员仍聚精会神地观察着海面。现在他的眼睛已经习惯黑暗了，加上望远镜的帮助，能够莫分清海面上三百公尺以内的东西了。

艇队继续向前搜进。

“分队长，前面有几个黑点。”讯号员低声喊道。

这时，在陈志坚眼前出现的已经不止几个黑点，而是一大羣一大羣黑点了。人们突然紧张起来，难道走错了航向？因为在海图上没有这么多的小礁小屿呀！

“赶快停住！”陈志坚急忙命令“一〇一”艇艇长。然后对身旁的讯号员发出同样的命令。

各艇很快地降低了速度，靠着惯性的冲力，静静地向前滑

行。陈志坚看了下罗經的度数，急忙跑到暗輪里，打开特別的照图灯，仔細查对海图，可是在海图上沒有象这么奇形的地形标示。这怎么解說呢？罗經的度数，艇的航向和现在計算所得出的方位都沒有錯！陈志坚立即敏感地算了下潮汐時間，对，现在是最低潮又是逢着滿月，所以一定是连接着菜花岐的許多无名暗礁，都露出了海面，加上天黑和某种程度的錯觉，更造成了人們的紧张心理。要知道象这些非航道性的海区，从前外国的海道測量队是不可能化很大力量来測量精确的。就是許多年以前，測量精确的航道，但經过若干年以后，由于海水的变移，原来的航道也已經面目全非了。现在，艇队只能依靠測深的水托，駛进一段測量一段，逐步逐步地摸进菜花岐礁屿。

艇象一头拖累了的老驢，走一段停一段，水兵們一个个象老虎遇着了怪兽，瞪大眼珠，紧盯着每一个奇形怪状的黑礁。前面的艇不小心被拦住了，后面的艇馬上开倒俥拉一把，約莫过了半个小时，艇队才駛进了狭窄的菜花岐里面。

陈志坚命令“一〇二”艇和“一〇三”艇停泊在窄小得几乎不能轉身的水道中間。“一〇一”指揮艇找了一处能夠靠上的岩滩，把鉄錨拋到岩石上边，抓住岩縫，把艇固定起来。

菜花岐的正面，正好与南磯列島遙遙相对，双方的实际距离有一万公尺以上。菜花岐的背后是荒僻的大陆海岸綫，相距也很远。菜花岐島屿也正象它的名字那样，象一棵菜花的形状，散布在海面，但並不象菜花那样密集，所以在它的小屿与小屿之間，小礁与小礁之間造成了很多奇奇怪怪、形形式式的

倒流水道和小得可怜的弯子。低潮时恰恰正好被炮艇挤出挤进，高潮时活动面积可能要闊一些，但对艇队來說仍不够战斗条令上规定的半个战术半径。但可以在原地轉个弯。现在“一〇一”指挥艇正好靠菜花歧中间的一个花蕊上。

陈志坚带着水兵张春华爬上了菜花歧。陈志坚蓬着头，颈子上挂着一架双筒望远镜，身上穿着一件散发着浓烈汽油味的工作服。张春华倒挂着五一式冲锋枪，颈子上也是挂着一架双筒望远镜，身穿兰色水兵服，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只八角帽紧紧地盖住了半个脑袋，口袋里还鼓着两只干面包。要知道他是艇队里最出名的大个子，他挺能吃，也许是他多吃的缘故，他的力气比水牛还大，所以大家都叫他“海金刚”。虽然他是个大老粗出身，而现在是艇上出名的手风琴手呢！

现在他俩一脚深一脚浅的向山上爬去，把那些海虫、爬蜥吓得乱窜乱跑。对于这些惊慌逃命的小主人，他们並沒有觉察，因为天还没有亮全。他们只管走着，不觉一会儿两个敏捷的身影完全消失在灰暗的空间。

这是一座具有三种不同颜色的岛屿，山的下部是給浓硷的海水，冲刷得光光淨淨的一毛不佔的白色岩层。山腰地段，是一层厚厚的湿漉漉的象絨一样的藓苔，人一踏上去就“气咕噜！气咕噜！”作响。那陡的地方更是滑，张春华一連滑了三跤之后，才老老实实在地收起那付神气活现、挺胸凸肚的架子，模仿着分队长的样子：隆起背樑，弓着腰，两手扒着爬上去。山的上部却长滿荆棘丛刺，密密的硬草和已經橫倒的枯枝，正好

交織成一层厚厚的围墙，把荆棘丛掩藏在中间。这下张春华可显得聪明了；他把冲锋枪倒过来，用枪柄拨开一条路。两人走到了一个较平的山坡，陈志坚觉得前脚踏进了一堆暖烘烘的东西，急忙用手摸了一下，感觉到这是经过人工翻过的割得整整齐齐的一个草铺，他的内心本能地冷缩了一下，立即警觉地拉了一下张春华。于是两人迅速地蹲伏下来，把枪口对准前方，见没有什么动静之后，才慢慢伸出手来，轻轻地重新探索着前进。不久张春华摸到了一根很粗的短竹竿，两人象演“三岔口”似的摸了很久，感到竹竿上面毛湿湿的并且已经枯裂了，才把它扔下。不久，两人同时触到了一只空的铅皮的罐头盒子，陈志坚闻了一下，里面干烘烘的没有什么味道，两人又搜查了一会，再也没有发现什么疑点，陈志坚估计到一定是敌人以前派过流动哨到这山上来住过。想到这里，他就安下心了。

东海面开始松动，夜幕渐渐地从海面上升起，刚酣睡醒来的海洋依旧懒洋洋地躺着，浅蓝色的天空在海平线那里与海洋连接成一片，简直分不清哪半面是天？哪半面是海？

涂在岛屿周围的薄雾，无声无息，默默地向海面移动，只有一阵阵的微波；有气无力地拍击着礁岩和沙滩，喷吐出花边似的白沫，发着单调而均匀的声音，好象是海洋的呼吸声，然而这么清新爽人的海洋空气中，连一贯习惯起早，横渡海面觅食的海鸥也不见一只。敌岛海面上使人感到一片荒凉，死气沉沉。

东方，澄红的朝阳不声不响地从海平线那边爬了起来，海

面上頓時泛泛地映起萬道彩霞，一陣晨風襲來，大海陡地罩起了萬條金龍，熾人眼光。

陳志堅避開了熾眼的刺光，把望遠鏡移到另一個敵島上。薄薄的霧氣把敵島牢牢地掩護在背後，使人無法透過它的霧幕。張春華經過昨夜的勞累，因此飢腸轆轆，那吞量諾大的肚皮里早已在唱“空城計”了。因此，他一手提著望遠鏡東張西望，另一手把一塊麵包直往咀里塞。他知道分隊長也飢餓了，就順手遞了半塊給陳志堅，於是兩人咯咯地啃起干麵包來。

“嘿！不壞。真象果子露。”張春華又發現了新創造，他兩手爬在地上，用舌頭舐着草葉上的露水。

陳志堅也模仿起張春華，舐了几口露水。

“分隊長，我們等到什麼時候下去？”張春華忽然問道。

“我們頂多等到八點鐘。”陳志堅看了看手上的表“現在是六點另五分，你吃完了這個麵包下去，問問報務員，運輸船隊現在在哪裡？並且告訴報務員，從現在起每十分鐘與“一〇四”艇和運輸船隊聯絡一次。

張春華啃完了麵包，好象不大放心似的，又拿起了望遠鏡向敵島望了一下。敵島和剛才一樣，黑蒙蒙的一堆，于是他轉過身爬了下去。

不到一刻鐘，張春華回到了他原來地方，把一份電報交給了陳志堅之後，一個人有味地啃起剛從艇上帶來的麵包，當然，順便還帶來了一壺開水和一包牛肉干。因此他的臉上現得很得意。

“五點半來的電報，現在快七點鐘了，再過兩個小時運輸

船可以到双龙島口子了……”陈志坚望着电报，自言自語的計算着。

“现在已开始涨潮了，恐怕十点鐘之前，船队到不了。”张春华提醒他說，一面仍啃着他的面包。

陈志坚聞到牛肉干，倒也被他吃得口饞起来。他从张春华手里抓了几片，一絲一絲的嚼着，品着滋味。

面包已吃光了，但海面上的雾气还没有消散完。张春华开始觉得悶起来，便要求到拂晓前两人碰到的那些东西那里去仔細察看一下。陈志坚同意了。

去不久，张春华就走了回来。告訴陈志坚說：

“夜里我們摸到的那些东西是敌人的，那只空罐头上面有“U S A”的字样，那根竹竿原来是敌人船上用的篙子，我們摸到的那段是竹梢，还有一段竹根；那只鉄勾子还在上面。竹竿上还刻着“反共突击大队，一中队健儿备用。”等几个字。那堆草窝是敌人睡觉用的，所以鋪得很厚。在草堆里还找到两只台灣出品的香蕉牌烟头。你看敌人真可怜，两只烟屁股接起来还不到三公分长，可还舍不得丢掉，放在香烟紙里包着呢！”說完他把两只烟屁股放在手心上跳了一下。

“要是他們现在来的話，我可以請他們吸一支两寸半长的‘大中华’。”陈志坚开玩笑的說。

“我也請他們吃一支……”张春华快活地笑起来，一个不小心把一片剛塞进咀里的牛肉干从口里滑了下来。

雾气漸漸消散。現在已經能夠看清敌島的輪廓了，南磯列島象一只长途跋涉的駱駝橫躺在蓝色的沙漠上。島上的具